

故乡的骑楼

○艾眉

在我的遥远的岭南故乡梧州,人们常说“一座骑楼半座城”,这半座城不仅是砖瓦的堆砌,还是岁月与烟火交织的立体史书。岭南骑楼,不是一座楼,而是一条街,甚或是无数条街。梧州骑楼现存22条街,560栋建筑,街道足有7公里多长。骑楼除了是一种建筑风格,更是一种绵延百年的生活哲学。楼上是住家,楼下是店铺,而那道宽宽的走廊,便成了半公半私的地带。靠外的一边是石柱,粗粗壮壮的,撑起上面的楼宇;柱子与柱子之间,便空出了一条长长的走廊。那些底层架空连绵柱廊,像一排沉默的挑夫,用肩膀扛起整片市井,也以一种谦卑而包容的姿态,将私人的居所退让出一半,留给无定的风雨与往来的过客。

故乡的骑楼,长长地排列着,柱子是西式的,有罗马的圆柱,也有哥特式的尖券,但楼上却是中式的花窗砖雕,顶上还有女儿墙。那西式的罗马柱、拱窗、半圆形铁艺小阳台,与中式的青砖灰瓦咬合在一起,透着中西合璧的精致。骑楼的中西合璧也不张扬。巴洛克风格的卷草纹浮雕可能出现在窗楣上,但楼下照样支着煤炉炒田螺;罗马柱式的立柱旁边,可能就挂着一串晒干的霸王花,哪天用来煲老火靓汤。

在岭南湿热多雨的气候里,骑楼是老祖宗们顺应自然的杰作。一钻进骑楼的柱廊,暑气便像被按了暂停键——穿堂风从西江方向涌来,带着水腥气和木棉花落尽后的干爽,从这一头灌到那一头,凉飕飕的,汗意一下子散了。这是岭南人最早的“空调系统”,没有外机,没有电费单,只有对季风规律的谦卑服从。

忽然一阵夏日急雨,也不怕,就在廊下站着,看雨线密密地织下来,地面上溅起白白的水花。骑楼用坚实的臂膀向外伸出一道庇护所,把行人都揽在了怀里。雨水顺着骑楼外沿的滴水嘴连成线,在廊柱外织成一道半透明的珠帘。骑楼里,是另一个从容不迫的世界。拴着铁环的青砖墙被雨水洇得发黑发亮,水花在青砖地上溅起又落下。你只需往廊柱旁一靠,听雨打黑瓦的脆响,看雨水在骑楼外奔腾成河,便能体会到一种“战火中的桃花源”般的安宁。

岭南的雨,来得急,下得酣畅。雨来了,骑楼便活了。蒸笼揭开,白汽腾起来,糯米鸡的香气和雨水气混在一起,湿漉漉的,又暖洋洋的。骑楼下的人们,动作里有一种与时间谈判的从容。他们偶尔抬头看一眼雨势,眼神不像在看天气,更像在辨认一位老熟人的脾气。

梧州人是不怕水的。因为多洪涝,骑楼的立柱上高低错落着两个铁环。当洪水漫上来时,老梧州人便从容地把船系在高处的铁环上,从二楼专门开的水门直接进入家。水来水去,日子照过,甚至还会把

验结果的学徒,守在旁边。盐煮的那一锅最先被捞起一片来尝。奇了,那霸道的苦味竟真的大半消退了,虽还残留着一丝清苦的尾韵,但已能让人从容下咽。笋肉也不再软塌塌的,反倒有了一种踏实的、柔韧的口感。用碱煮的,苦味去得最干净,可笋肉却被碱“拿”得过于软烂,失了筋骨,且带上一股说不清的、不自然的味道。醋煮的,则酸味浸得太深,与那清苦纠缠在一起,成了另一种古怪。结论是明白的。我们欢天喜地,将那剩下的笋统统用盐水煮过,又用清水漂了小半日。

晚餐时,那一大盆重新料理过的笋被端了上来,用肥瘦相间的腊肉旺火急炒。腊肉的咸香油润,仿佛一位老成的引路人,恰到好处地调和、提点了笋的滋味。入口,先是一股醇厚的咸香,接着,那笋特有的、被盐水驯服过的清鲜与淡淡的、类似杏仁般的清苦,才一层层地泛上来,在齿间留下脆韧的、富有弹性的触感。那一点恰到好处的、不令人讨厌的苦,像一句欲言又止的话,让这寻常的山野之味,有了一种曲折的、值得回想的深度。

我们慢慢地吃着,话反而少了。窗外,又是淅淅沥沥的雨声。山里的夜,来得总早些,也浓些。看着碗中这由苦涩化来的滋味,心里忽然有些静了,也仿佛被什么东西填满了。这滋味,不像糖果的甜,能一下子让人眉开眼笑;它需要你静下来,用舌头,用心,去慢慢地“品”。品那从泥土里挣出的生机,品那被误解与嫌弃的委屈,品那在滚烫的盐水里翻滚、褪去青涩的蜕变。

雨还在下,润物无声。那竹林里的笋,大约又在某一茬一茬地,向着朦胧的夜空,悄悄地生长着吧。

望向远处,眼睛却被牌坊上自左向右四个仿宋体的金色大字“国泰民安”刺痛了。

太阳下山了,祠堂的LED灯带亮了起来。那对石鼓在惨白的灯光下,像两个刚做完整形的病人,尴尬地站在那儿,笑都笑不出来。

转过一个拐角,我看到另一座祠堂。竖着四根水磨得油光可鉴的旗杆石,墙面贴着瓷砖,匾额楹联上也是一模一样的烫金华文行楷。路口还有一对看来原是墓兽的石狮子,闭着眼睛,按村里人的要求,发挥着挡煞的功效。

我想起史铁生写地坛。他说那古园是为了等他,等了四百多年。地坛的每一棵树、每一块砖,都是安静的,因为它们知道自己活过了多久。但如果,地坛里的古柏都被刷上了绿漆,地砖都被换成了大理石,史铁生还能在那里想通生死吗?

今天是芒种,是播种的日子。我们该种下些什么?

苦笋记

○陈波

品”,人人脸上都浮着笑。照着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法子,先是将笋切成大块,在清水里哗哗地洗,然后投入沸水锅中,说要煮去涩味。煮了约莫二十分钟,捞起,又浸在凉水里,说是要泡上一夜。我们便安心地等着,仿佛等着一道必定是美味珍馐的降临。

第二日中午,迫不及待地捞起一块,切成薄片,用油盐匆匆一炒。夹一箸送入口中,满心期待的那份清甜与脆嫩并未到来,取而代之的,是一股汹涌的、蛮横的苦涩,迅速霸占了整个口腔,直透舌根,涩得人眉头紧锁,连连吐舌。一盆笋,几乎原封不动地剩在那里。后来才从山民口中得知,那是“家笋”,是苦的。若是不苦,这无人看管的竹林,笋子早给人掰光了,哪还轮得到我们?我们面面相觑,先前的兴奋,一下子都蔫了,像霜打过的叶子。

可终究是不甘心的。看着那剩下的大半盆莹白的笋肉,总觉得是暴殄天物。老杨老师说:“书上或许有法子。”于是,我们便真的分头去查。最后,我们决定用最“科学”的法子,做一次对比。寻了三口小锅,一样的清水,一样分量的笋。第一锅,只狠狠地抓了两大把盐撒下去;第二锅,用化学老师的主意,放了一小勺食用碱;第三锅,则倒了小半瓶白醋。三簇火苗,静静地舔着锅底,不一会儿,水便咕咕咚咚地滚开了,各自升腾起不同气息的水汽。我们像等待实

几百年风吹雨打留下的皱纹,也是无数像我这样的小孩,用身体把它磨出了包浆。

今天又是芒种,我去看一个村子,村子里头,有一座明代的老祠堂。还没走近,我就觉得不对劲——那对石鼓,太白了。白得刺眼,白得像个笑话。原来,村里人为了“光宗耀祖”,请了工匠来翻新祠堂。电动切割机声音尖锐得像要锯开历史的骨头。他们把几百年的风化层整个削掉,把那些模糊了的麒麟、云纹,用凿子修得轮廓分明,像刚从模具里倒出来的水泥墩子。石鼓不再是石头,而成了一块被剥了皮的肉。

我伸手去摸那对翻新过的石鼓。光滑,冰冷,没有任何阻力。它不再需要我去适应它的形状,也不再告诉我任何故事。它只是一块死去的石头。

祠堂的门柱也被打磨过,挂着木楹联,上面是金光闪闪的华文行楷。历代祖宗的牌位,被镶上了亮闪闪的金边,塑料花红得假惺惺的。我不忍直视这个被“做新”的祠堂,抬眼

老家庭院的梨树

○孙善光

到如海南青芒果般大小。我们全家人每人分得一小块,一起分享,说着它的脆甜,极有成就感。

来年春上,父亲在梨树下灌上粪浆,用土培实,一天天盼着梨树长大,能结出更多的果子。这年遇到了东雨,父亲怕花蕾受损,便用大捆的玉米秆和高粱秆搭了一个棚,罩住梨树。梨树果然不负众望,比头年多结了两个青皮梨。梨子依旧很大、很甜、很脆。秋天梨子摘下的那天,父亲很敬重地把它们放进一个果盘,考虑着如何分配。他把梨子分成大小不等的六份,我的那份最大。他怕妹妹们攀比,便说:“你哥明年读初中,用脑多,需要多补充维生素。”于是我吃到了最大的一块,而他和母亲则分别吃了一小块。我当时心里很热,不知妹妹们会怎么想。

后来我读初中,每年农历三月,梨花如约绽放,枝头挂上耀眼的蓓蕾。我年年都能吃到多汁、清脆、甘甜的梨子,只是这梨子每年总是只结那么三四个,甚是奇怪。再后来我去外地读高中,就不太关注那棵梨树了,只记得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:“梨子大是大,甜也甜,就是每年只结三四个。”口气里透着父亲的遗憾。为谁遗憾,我没问。我想,或许是父亲觉得不能每人分到一个吧。

我读大学那年,就不再关注梨子了。因

学校是建在半山腰的。脚下不远,斜斜地坡下去,便有一户人家。白墙灰瓦,在四季的绿意里,总是静静地卧着。主人早已搬到山外的镇上居住,留下这屋,和屋前一片不算大却极茂盛的竹林。

雨后初晴的某个下午,光景是极好的。太阳刚从云被里怯怯地探出些温热,山间便蒸腾起一片白茫茫的、纱也似的岚气。一切都像被水洗过,又细细地擦亮了,颜色鲜洁得有些晃眼。我们立在走廊上,看那片竹林。不知是谁眼尖,低低地“呀”了一声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,只见那褐黄色的泥土上,不知何时,竟冒出许多尖尖的、毛茸茸的角来。褐里透着紫,紫里又藏着青,一簇一簇的,仿佛大地刚刚睡醒,不经意间伸出的、好奇的指头。那是笋。先前厨房用腊肉炒了一回笋干,那咸鲜脆韧的滋味,便像一颗种子,落在了各人心中。此刻见了这鲜活的、带着泥土气的生命,那种子便倏地发了芽,痒痒的,撩拨着人心。

于是,由学校里最温和也最富“山林经验”的杨老师领着,我们三四人,便做贼似的,悄悄向那竹林摸去。路是滑的,沾了雨水的草叶,冰凉地贴着小腿肚。我们蹲下身,用手去扒开四周的湿泥,露出象牙白的笋的基部,再用小铲或干脆用手,贴着根,用力一掰,“啪”一声脆响,那笋便到了手里。一股子清甜又微带辛辣的植物气息,立刻弥漫开来。不多时,怀里便抱了一堆,沉甸甸的,满是收获的、带着禁忌的喜悦。

剥笋是在宿舍前面的水槽边。剥去那层层紧裹的、带着斑驳花纹的硬箨,里面露出的笋肉,竟是那样莹白娇嫩,水汪汪的,仿佛一掐就能出水。看着这一大盆“战利

石鼓

○灯光

我对芒种的印象只有一个字——热。潮州夏天村头广场上的那种热,热气蒸腾得像能把人晃晕,墙角的青苔都在冒汗。

那时没有空调,风扇也算奢侈品。一到傍晚,我最喜欢坐在石门槛上,看蚂蚁搬家,看大人走过,直到天完全黑透。

有时,我也去祠堂的石鼓那儿。或把背靠在鼓面上,或骑在鼓上。那石头真凉啊,像是从地底下渗出的寒气,瞬间就把身上的暑气吸走了。石鼓上坑坑洼洼的,有许多磨得圆润的棱角,还有看不懂的花纹。我不懂什么是“户对”,也不懂什么叫“门当”,只知道这是全村最凉快的地方。

很多年后我才明白,那上面的坑洼,是

那年冬天,我还在读小学,父亲在院墙内靠近窗前的地方栽了一棵小梨树。来年春天的一个清晨,我睁眼望向窗外,隐约看见有暗影浮动,疑心是自己看花了眼,便起身走到院子里,凑近窗前仔细察看——几个紫红色的蓓蕾正立在梨树枝头。窗含梨花春意闹!我知道,一场花事已经临近了。

梨树认真地遵守着与春天的约定。在暖春的呼唤声中,它步着杏花和桃花的后尘,渐渐长大了。枝头的蓓蕾愈发饱满,只消一阵暖风,就能拉开枝头舞台的帷幕。一连几日,我起床后便走到梨树下,寻觅一朵绽放的梨花。那年清明节后,天刚蒙蒙亮,我再次站在树下张望,看见一朵素净洁白的花儿盘踞在树枝的高处,花瓣沐浴着圣洁的晨光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梨花们陆续大大方方地盛开,吸引了几只勤快的蜜蜂前来采蜜。每天清晨,蜜蜂们就开始在花丛中忙忙碌碌。因为临近窗子,它们采蜜的过程我看得真真切切。那些忙碌的身影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,以至于后来上了初中,学习杨朔的《荔枝蜜》时,我对蜜蜂采蜜的过程越发感到清晰。梨花花期很短,不多时日,眼前的繁花似锦就零落成泥。夜里一场细雨,晨起后我从地上捡起几朵梨花,放在手心中端详。花茎上毛茸茸的细节纤毫毕现,花如白玉,竟让我心生感动。

那年春末,梨树竟奇迹般地结出了一个青色的小果子。父亲看着,眼角堆笑,围着梨树转了一圈,卷起一支旱烟,慢慢深吸了一口,说:“嗯,不赖。”语气中满是满足。后来到夏天,果子慢慢长大,直至初秋,长